



舉業真珠船敘

學者不網羅舊聞流

古則無以蕩其猥鄙悠曼

之氣以自澤于大雅然苟

非因指識歸學古有獲而



書肆說鈴又未免積而不
化所貴博綜淹通之儒負
明初發胸無宿滯如見古
人于羹墻而與之研精渺
忽往復証擲述者之明功

配作者之聖幾憂憂乎難
之况當時執浸滌墨妖筆
怪之秋謏聞奪席縱日剽
經史字句介葛盧詫為何
語童而習焉白首而不能

名一物詮一義者滔滔皆
是予聞嘗興思攷信以發
兒輩之蒙無如眼眯腹儉
片紙河山正使瘖不忘語
究竟長守其瘖為乙乙耳

黃叔闇素心慧業近古遠
俗居常隙影無虛肆力論
世經書鉤纂大費婆心讀
其詞考鐘伐鼓非僅選言
以炫博而窺其命志直欲

翼經鑄傳扶聖賢未洩之
藏觀乎菟討而浮遊之念
戢焉夫泛濫百家擄華擷
藻者蔑視經傳如敝帚即
逸才可以著代又逞逞睥

睨深造謂其力有弗逮故
詭于理以自匿精神每不
顧所安趺躄多齧試令之
肅穆淵渟而卑則闕囂高
亦狂慧各有一種野馬全

沫之色伺其目腕靜對是
編吾知免夫迺徐繹之更
覺其義類通而性命正者
非偶然也曾子固有云力
學深思以知其要識其微

齋戒守之以盡才成德合
于天地者又當得之于心
想叔闇髯枯之日假有一
途不謹衆流未斷抑烏能
以故紙之鑽研接聖賢之

妙緒長使靈山一會儼然
未散如斯夫不可易哉夫
睹箕簋彝尊者輒欽往制
而鍛錫陶冶之賤有時乘
權用與不用異也用則行

不用則廢茲編出而聖賢

奧義如日中天叔闇既罷

于津梁學人必奉為著蔡

俯而慚仰而思深切著明

見之行事俾

國家收經學之實效而吾儒

獲免鈴肆之訛經正則興

叔闇所以不辭鉤纂者意

在斯乎意在斯乎

武林張懋忠夢得父題

經書寶藏自敘

史遷曰學者載籍雖博猶

必考信於六藝古今著作

之林若煙雲之量於澤也

綜極本統靡不根經傳以

豎華撮子史以標韻蓋蕪
志所包後來弗可駕軼者
已邇日制義一途崇尚古
初逼追墳素士生其會耻
爲近今之言孜孜以趨時

之好爲摹古而古物之通
乎制義者匪可恣情漁獵
以矜富也語云野務不爲
犧牲雜學不爲通儒凡自
三代以下孔孟以後之書

序二
離奇雋異總非舉業家資
糧則欲驅文人爲學究端
必有其指歸矣予舊有經
言廣翼一編頗爲學人膾
炙後多踵之並行者皆因

是編爲前秕卒未有變本
加厲以成一代之津梁終
缺典也予爲是嘆然欲有
所用其未足淹忽十餘年
似造物假以歲月晨夜尋

披時復箋補更為之暢其

稱引如賢親樂利依詁徵

也識是核其義類如晉文有

政事詞令殊集是也二傳參

其論辯如禮樂論商周論

賢相發明詳其詮釋凡經

者採之句必加確註并用批

蕪瑣不關切用者綴其采

章凡文藻可愛者稍有所

求尊其體裁如堯舜有紀

連思孟有傳不與酌其接

禽丑並稽是也
文事多者各自為篇
離意味鮮者間附于首俾

讀者莊然以楷腴然以新

乃自覺始之所鑿以行者

未足云盡也高渺之徒探

玄珠於象罔謂是發冢探

願陳人之唾乎噫不觀蟻

螋之轉丸耶丸中一點虛

白乃其精神會聚處第假

丸為之地耳虛白成形而

蟪蛄化去所以轉者非丸
也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
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
中饌之百方鹿之所以美
者未始加於煮食時也則
予之不厭再四搜討以終
厥志毋亦蟪蛄之自愛其
轉而野人之自珍其獲也
乎予固矣予固矣

星沙西墅黃焜題

序
星
西
聖
貴
賦
賦

子
固
矣
子
固
矣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舉業真珠船定本

目錄

第一卷

紀傳全

第二卷

大學考

第三卷

中庸考
上

第四卷

長
樂
郭
振
鐸
西
諸
子
也

中庸考

下

第五卷

上論考

一

第六卷

上論考

二

第七卷

上論考

三

第八卷

上論考

四

第九卷

上論考

五

第十卷

下論考

一

第十一卷

下論考

二

第十二卷

下論考

三

第十三卷

下論考 四

第十四卷

下論考 五

第十五卷

上孟考 上

第十六卷

上孟考 中

第十七卷

上孟考 下

第十八卷

下孟考 上

第十九卷

下孟考 中

第二十卷

下孟考 下

舉業真珠船定本目錄終

道 統 傳 授 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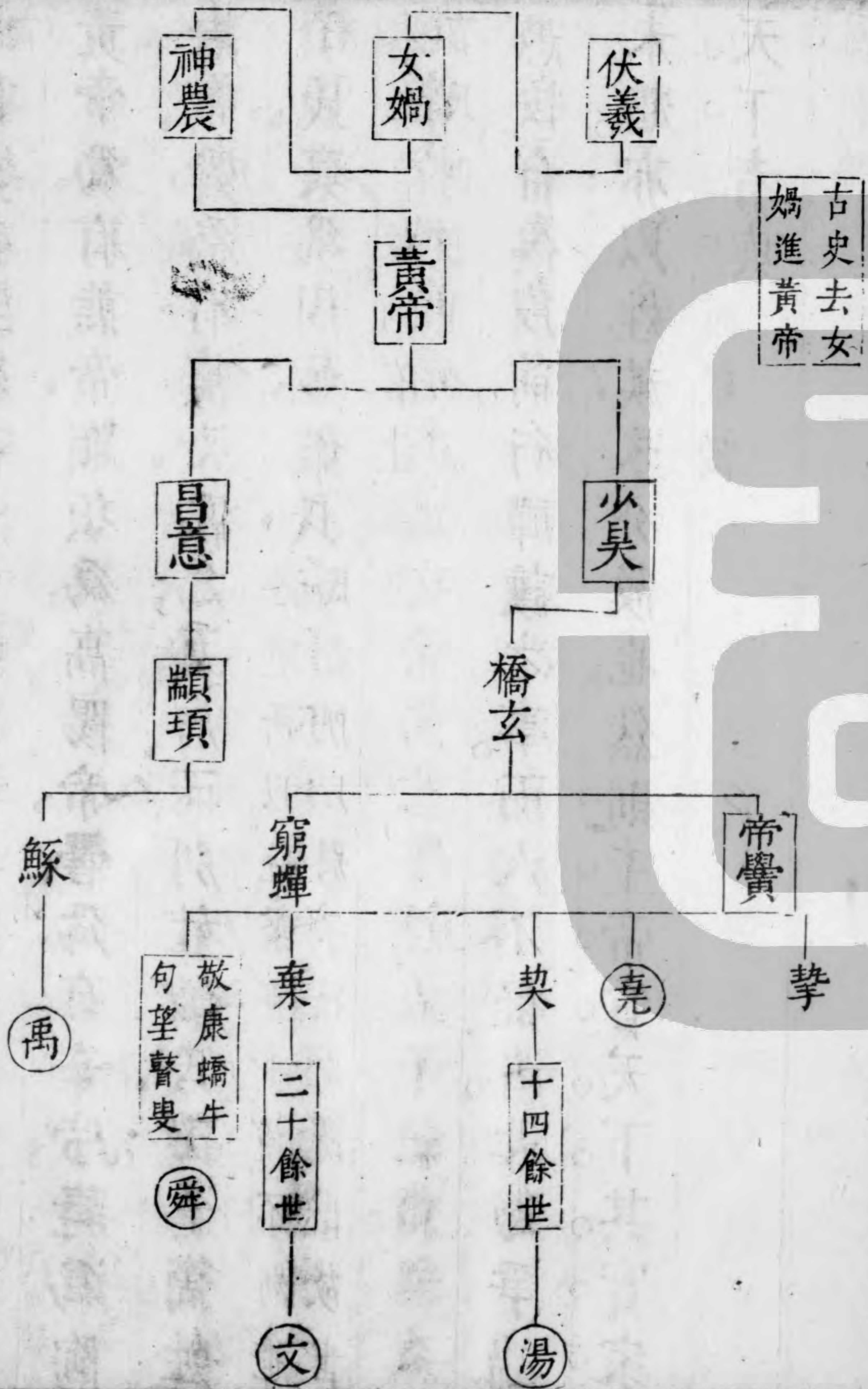
堯 舜 禹 湯 文 武 周 公

孔 子 魯 子 子 思 孟 子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names like 孔子, 魯子, 子思, 孟子, 周公, 湯, 禹, 舜, 堯.]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names like 孔子, 魯子, 子思, 孟子, 周公, 湯, 禹, 舜, 堯.]

皇 帝 王 譜 系



道統傳授圖卷之一

按道統之傳，堯舜以至周公孔子，孟氏幾希之說，弗可易矣。孔子一貫之授，則魯子得聞，而子思聞道稍後于魯子焉。故又次之。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則以孟子承子思，誰曰不宜愚序次道統。特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魯曾思孟子紀傳，編成一卷，不入書章，蓋推遡源流，亦以尊崇四氏云。

集中帝王為紀，四子為傳，有內外二篇。

史記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故

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

唐帝舜為有虞帝禹為夏后而別姓姒氏契為商姓

子氏棄為周姓姬氏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

本之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

愚按自禹以前行禪讓之事而人不疑者非獨爭端

未起亦以姓族未分故也然則五帝官天下其實家

天下者與西墅識

真珠船卷之一

湘楚黃 焜西墅父輯

紀傳

帝堯紀謚法翼善傳聖曰堯白虎通曰堯猶堯堯也至高之貌

史記帝堯姓伊祁以母所居為姓帝嚳之子摯之弟母陳豐氏

曰慶都孕十有四月高辛丁亥歲生堯於丹陵名曰

放勳放大也至也勳功也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摯以為堯號史記以放勳重華皆為名謬也

立堯受封於陶年五十改國於唐合而稱之曰陶唐氏摯以荒

淫而廢諸侯尊堯為天子都於平陽之安邑以火德

惟堯民能
名此語萬

世歌頌無
加于此

皇甫謐云
堯有庶子
九人皆不
肖

王色尚白。命羲和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授

民時。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掌四時。定閏法，信飭

百官，衆功皆興。十有二載，巡狩諸侯，西夏國名隰城

守好，貪求於是，伐而亡之。有苗不享，征而克之。於丹

水之浦，命閼伯長火居商丘。以祀大辰而火紀時命母句氏作

離聲。一云母句作磬制五絃徽鼓，大唐之歌。命夔放山川谿

谷之音，以歌八風，作大章之樂。大章言堯德之章明也作五廟

立五府，以享先祖而祀五帝。五十載，帝游於康衢，兒

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時

有老人擊壤而歌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六十有一載，洪水懷

襄，九載功用不成。子丹朱不肖，堯求賢德，可以讓位。

羣臣咸舉舜，於是以二女妻舜，九男事之。七十有二

載，納舜於泰山之麓，使之主祭。七十有三載，薦舜於

天，舜受終於文祖。堯始祖之廟八十載，禹告成功。八十有

一載，肇十有二州，封山濬川，封伯禹有夏，封四岳有

呂，加賜伯益，封契於商，封棄於郟。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堯令舜攝政。堯辟位，堯知子丹朱之不肖。

史記敘事
兼議論法
忽地烟雲
文筆之妙

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
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
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年百十七
歲在位九十八年，葬穀林。

帝堯外紀

前紀事實此錄雜記子書之語

通鑑堯之為君也，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之如日，望之

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收冕名純彤車

白馬，茅茨不剪，樸桷不斷，素題不斲。音難形刻也大輅不畫

越席不緣。越草名大羹不和，飯於土簋，飯於土鋤。飲食皆土

器金銀珠玉不飾，錦繡文綺不展，奇怪異物不視，玩

好之器不寶，淫泆之樂不聽，宮垣室屋不堊，色布衣

掩形，鹿裘禦寒，衣履不敝，盡不更為也。

說苑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一民饑，曰：我饑之也。

真未告

仁人之言
是宜為君

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陷之也。百姓戴
之如日月。親之如父母。仁昭而義立。德溥而化廣。故
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

封人善用
有餘

莊堯觀華封華封人祝曰。使聖人富壽多男子。堯曰。
辭多男子則多懼。富多事。壽多辱。封人曰。天生萬民。
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
之。何事之有。天下有道與物皆昌。天下無道脩德就
聞何辱之有。

堯讓天下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于光也。

如此意量
堯大于許
由矣

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于澤也。不亦勞乎。
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
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
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鷯巢於深
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
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符許由欲觀帝意。謂堯曰。生于華殿之上。面雙闕之
下。君之榮願亦已足矣。夫堯曰。余坐華殿之上。森然
而松生於棟。余立櫺扉之內。霏然而雲生于牖。雖面

雙闕無異乎。崔巍之冠蓬萊。雖背牖郭無異乎。迴巒之榮崑崙。余安知其所以安榮。

拾遺記 帝堯在位，聖德光洽，四凶既除，善人來服，乃命

大禹，疏山瀦澤，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

述異記 堯之為君，一日十瑞。官中芻化為禾，鳳凰止於

庭，神龍見於宮沼，曆草生堦。即藁莢也。十五以前日

宮禽五色鳥化白，神木生蓮，蕙蒲生厨，景星曜於天。

甘露降於地。

帝舜紀 謚法仁聖盛明曰舜。白虎通云舜

史記 帝舜曰有虞氏。以嬪于號重華。言光合于堯也。又

父瞽叟，姓媯，娶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或云舜母

祥感而有孕 瞽叟盲，握登早喪，叟再娶而生象。一女名

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欲

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年二十，以孝聞，堯求賢遜位。

四岳咸薦舜，堯以二女妻之。舜居媯汭，內行爾謹。舜

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皆讓居。

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窳病也。苦讀如鹽麤也。一年而所居

莫謂處逆不幸，非逆安得以孝聞天之玉，誠在此。

未能舉未
能去者堯
之時未可
以為先儒
曰堯非惡
夫成也憂
其成之速
而或致夫
壞也堯非
惡夫備也

虞其備之
極而反至
于缺也

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
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有焚廩凌井事舜復
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
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世得其利謂之八愷愷和高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世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
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
土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帝鴻氏有不才子帝鴻黃帝
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沌少皞氏有不
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顓頊氏有

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檮杌此三族
世憂之至於堯堯未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
食冒於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下惡之比之三凶舜
賓於四門乃流四凶族遷於四裔以御魍魎於是四
門辟言無凶人也舜入於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
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
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年而堯崩堯崩
天下歸舜歷三歲然後踐天子位都於蒲坂以土承
火德色尚赤詢四岳命九官命禹為司空棄為后稷

上古天子
可以數出
而無擾者
以此

契為司徒、臯陶為士、垂為共工、益為虞、伯夷為秩宗、
夔典樂、龍作納言、是為九官、咨十二牧、十二州養民之官三
載考績、五載簡詔樂成、六載巡狩觀風、兵衛少而誅
求寡國、用不匱、七載作大唐之歌、以美堯禪、九載三
考黜陟幽明、三十有三載、咨禹征有苗、三旬苗民逆
命、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舉之、五十攝行天子事、年
五十八、堯崩、六十一踐位、後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
葬九疑。

帝舜外紀

路史 舜之為君也、上循堯道、下任眾賢、師紀后、拜蒲衣、

莊子齧缺嘗問於王倪四問而不知齧缺因躍而大
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而有虞氏其猶藏人以
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親善卷、學於務成

輶、漢藝文志有務成子十篇昭其名也昭之教舜曰
避天下之逆從天下之順天下不足取也避天下

之順從天下之逆、立誹謗木、誹謗木華木也形如枯
棹大路交衢施焉或謂

之表木以表、設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總

章、即明堂也堯曰衢室舜
曰總章有不逮則訪之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

下庠、憲其行止、憲法貴德尚齒、藏金嶠巖之山、捐珠

五湖之淵、俾下服度、於以杜淫邪而絕覬媚、作米廩以藏帝籍、立兩學以教國士、恭已南面、無爲而治、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氏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是時地方五千里、至於荒服、出入日月、罔不俾率、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翔麟感、鳥獸被德、

莊子卷婁 偃僕自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羶也。
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

李固傳 昔堯殂之後、舜仰慕三年坐、則見堯於墻、食則

覩舜於羨。

賈子新言 舜曰、吾盡吾敬、而以事吾上、故見爲忠焉。吾盡

吾敬、以接吾敵、故見爲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愛焉。

帝王只一生敬

帝王凡

夏禹紀

蓋法受禪成功曰禹孔安國云古質帝王之號皆以名後代因其行追而為謚

史記夏禹姒姓名文命字高密一云禹所封國黃帝玄孫父曰

伯鯀封於崇伯初鯀納有莘氏之女曰志是為脩巳

生禹於契道之石紐鄉帝王世紀云修巳見流星貫

胸析而生禹長於西羌鯀治水無功被殛四岳咸舉禹為

司空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

信聲為律身為度稱以出疊疊穆穆為綱為紀禹傷

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過家門不入

寇挂不顧履遺不躡功未及成愁然沉思見耕者五

耦而武。過十室之邑，則下以求秉德之士。乃東巡，登
衡嶽，血白馬以祭，齋於黃帝岩嶽之下。登宛委山，發
石得金簡玉書，悟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
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所過名山大川，土地里數，使
益疏而記之，名曰山海經云。禹三十未娶，行至塗
山。今鳳陽府娶塗山氏之女曰嬌，歷辛壬癸甲，復行治水。
生子啓，呱呱而泣。禹弗子。禹濟江，黃龍負舟，舟中
人怖駭。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寄也，死
歸也。視龍猶蠃螟，顏色不變。南到蒼梧，見縛人拊而

泣之。益曰：斯人犯法，泣之何也？禹曰：天下有道，民不
罹辜。天下無道，罪及善人。吾爲帝，統治水土，調民安
居，使得其所。今乃不法如此，此吾德薄，不能化民也。
故泣之悲。舜崩，禪位命禹，後卽位，都安邑，以金紀德。
東巡，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尋崩于會稽，在
位十八年，百有六歲。

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其三日。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石與鈞所以權者。關通和平也。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

舜授子。而子辭爲諸侯而耕。敢問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佶佶乎耕而不顧。

帝王世紀云。禹勞身設勤。不重徑尺之璧。愛寸之陰。手足胼胝。世傳禹病偏枯。至今巫稱禹步。留青日扎云。禹六月六日生。今以是日祭祀。

湯紀

謚法除殘去虐曰湯

史記成湯名履一名天乙主癸之子契之後也契佐禹

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數傳至主癸娶扶都氏

生湯見白氣貫月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從先王居

契契父帝學居亳作帝誥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夏桀三

十有六祀葛伯不祀湯使伐之是時伊尹耕於有莘

之野湯使人以幣聘之五反然後從湯言素王及先

主之事素王者太素上湯進伊尹於桀桀不能用伊

尹醜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湯之二遂

作女鳩女房二編，桀殺直臣關隆逢，羣臣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囚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不用命者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澤及禽獸，況於人乎。歸之者四十餘國。夏桀虐政淫荒，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滅昆吾，遂伐桀。升自陬，作湯誓。桀敗於有娥之墟，奔於鳴條。夏師敗績，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湯既放桀，

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既歸于亳，作湯誥。誕告萬方，是時三千諸侯大會湯，取天子之璽，置之於座，再拜從諸侯之位。曰：天下非一家之有也，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宜處之。湯三讓，諸侯皆推湯。然後湯即天子位，改正朔，以建丑爲正月，改歲曰祀，水德，王色尚白，都於亳。

十有九祀大旱，至二十有一祀，發莊山之金，鑄幣。賑民二十有四祀，太史卜曰：當以人禱。湯曰：吾所請雨者爲民也。若必以人禱，吾請自當。遂齋戒，剪髮斷爪。

鑄幣始于此時，原以賑民後世，用以富國矣。

禱於桑林之野。祝曰：無以予一人之不敏，傷民之命。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

盛與，苞苴行與。苞苴，餽遺之物。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

千里，歲則大熟，天下驩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護。

以立天之道，先陰後陽，立地之道，先柔後剛，作歸藏

之易，以坤為首，又作諸器用之銘，以為儆戒，三十祀

湯崩，在十三祀，壽一百歲，葬于亳北之濟陰。

商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殷人拾祭之樂歌，言有商王

之君受命已久矣。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輳

既長。方，洪水芒芒之際，禹敷治下土之四方，以外大

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斯時也有娥氏之國，始大故

司徒而造商室，玄王桓撥。契備武德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

達。受小國而教之，化行於小國，受大國而教之，化行於大國矣。率履不越，遂視既

發。蓋由契能循乎倫理，而不過契，遂以視效于民，而奮發以應其教。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迨契之孫，有相土，其武德烈烈，而獨盛，故薄海之外，截朕整齊。帝命不違，至於

湯齊，湯降不遲。商之先祖，既皆有明德，以格天，是以天命未嘗違而去之，延至成湯之世，

遂應天命之會，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祗。湯則

而湯生當其時之德如日躋，升以至昭格于天者，帝命式于九圍。故

遲遲不息，一惟上帝之是效焉。

遂命之作君作師。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天之
以為式于九州也。彼九圍小大之國有來朝者。湯則受其所贊之玉
休。而為下國所附屬。猶旒之有綴。旒狀此則天之休
命而湯不競不練。不剛不柔。敷政優優。良由湯之敷
荷之矣。亦不過緩不太猛。亦不太寬。百祿是道。所以荷天休
惟優優。朕而得中正之道。所聚受小共大共。為下國駿龐。何天之龍。同龍九圍小大
也。貢者湯則受其所共之貢。而為下國所負荷。猶駿
龐之任載乎物也。此則天之寵命而湯荷之矣。敷
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懟不竦。良由湯奏其勇也。仁以
乎人義。以代罪亦不難。竦而百祿是總。故以天下而
恐懼于已。允乎若時雨之師。百祿是總。貢一人而為
百祿之所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
者不宜宜乎。

敢曷

武勇之湯既受天命遂恭行天討以征不義其無敵之威如火烈烈無敢有當其鋒而遏之者

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九截。

故一本之苞與旁生之三蘖皆莫得而遂

其惡達其志天下歸于一

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觀其當日

行師之序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蓋三蘖以漸而除庶乎桀知改圖後終不悛乃不得已而伐夏桀焉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

朕受命雖在于湯而佐命實資于尹昔在我商中葉之時正國

勢震業之際允也天子。降於卿士。

延至于湯允矣聖明之天子故天降卿士曰伊

尹者以為實為阿衡。實左右商王。

是湯固為受命之聖主而尹又為佐

命之元勳也今之裕祭以之配享宜哉

新書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

如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月之明。而就火之光于室也。故明主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湯曰藥食嘗于卑。然後至于貴。藥言獻于貴。然後聞于卑。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故上之于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

周文王紀

謚法經天
緯地曰文

史記文王名昌。姓姬氏。始祖后稷。在陶唐虞夏之際。有

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脩后稷之業。周道之興自此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于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

王業相傳
只在法祖

公長子曰泰伯、次虞仲、少子季歷。娶太任，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泰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亡之荆蠻，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立。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季歷之法。篤仁敬老，慈幼禮賢，晏朝不食，以延四方之士。於是伯夷、鬻熊之徒咸至。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殷帝乙二十七年，祀崩，子辛立，是為紂。紂不道，滋甚。醜九侯、脯鄂侯。西伯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且曰：西伯昌，與其長子發、仲子旦，皆

因禍為福

陰行二字
描出艱貞
苦心

聖人三聖合謀，君其慮之。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在羑里，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闕天之徒，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矣。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有獄不能決，乃如周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

耻何往為。祗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西

伯蓋受命之君。又明年伐犬戎。得呂尚。又明年伐密

須。都於程。又明年伐耆。又明年伐邲。又明年伐崇。作

豐邑。徙都之。於是歸者三千國。三分天下。奄有其二。

祖伊聞之。懼以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為。西

伯以服事殷。終身不二。在位五十年。年九十七。子發

立。伐商而有天下。謚西伯曰文王。

禮記文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

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

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

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止。履

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

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原謂再復進也。應曰諾。然後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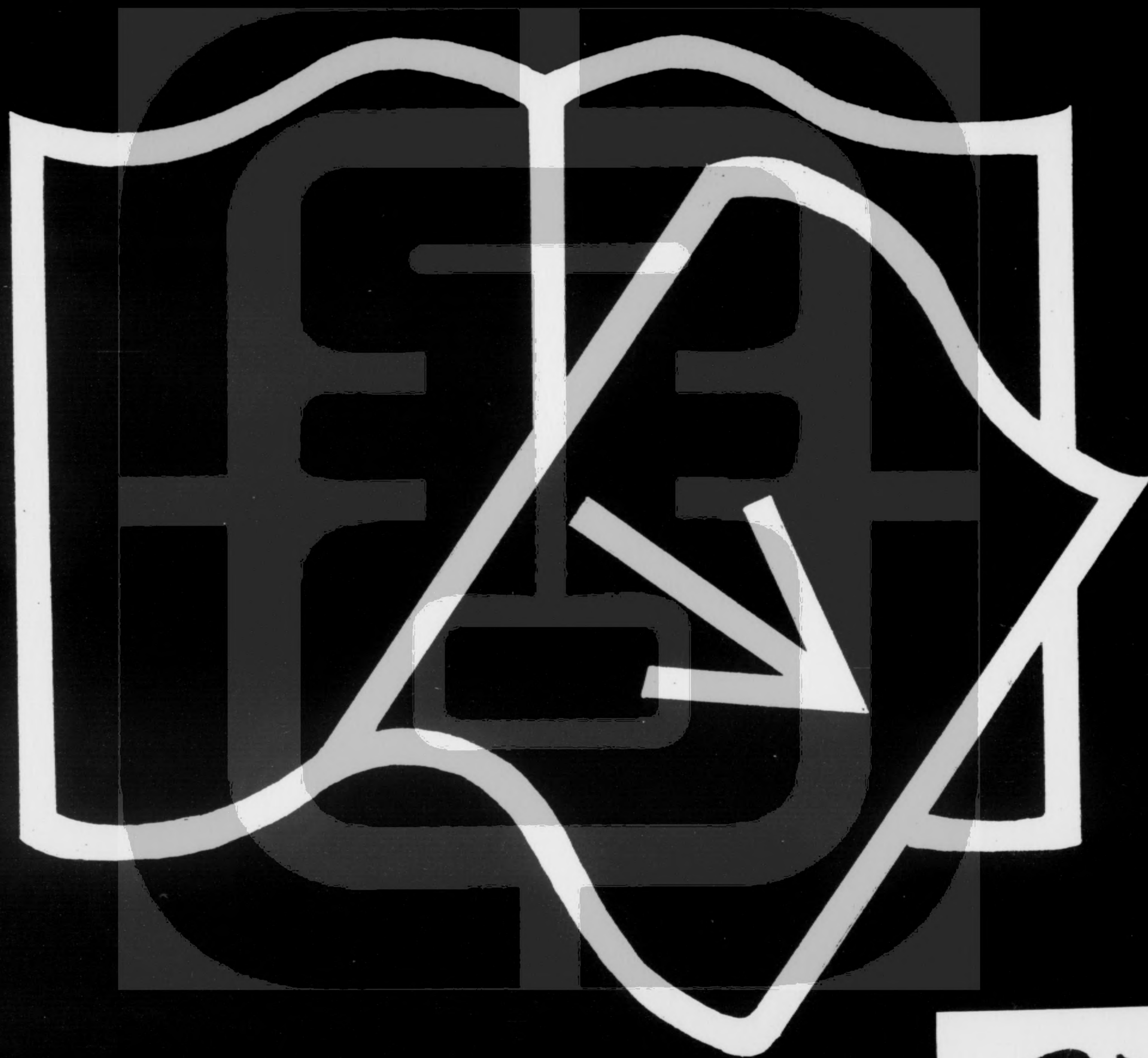
周於穆清廟。周公既成洛邑而朝諸侯。因率之以祀文王之樂歌。肅雝顯相。助

者有顯相也。皆肅敬而雝和。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與祭者有濟濟多士也。皆秉持

文王和對越在天。文王之神在天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天。而以心之和敬者

對越駿奔走在廟。文王之主在廟也。而此顯相多士則見文王于廟。而以此心之和敬

而駿奔不顯不承。則是文王之德。視夫西土。怙冒之走之。日猶故也。豈不顯乎。視夫左右奉



原件短缺

P20

璋之時猶故也。無射于人斯。信乎盛德至善無也。豈不承乎。無射于人斯。有厭射于人心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此亦祭文王之詩。謂我嗣王所當清而明之。又緝而續之。使之

嘗熙朝不已者。肇禋迄用有成。故自始祀文王以至。乃文王之典也。肇禋迄用有成。于今其間創業者用

是典。以未清四海守成者。用是典。以日靖四方。莫不有成績之可稽焉。維周之禎。是聖

所以肇文明而基至治。實為我周之禎祥也。維周之禎。是聖

大雅。芄芄棫櫟。薪之楨。楨積之。此咏歌文王之德也。芄

皆取之以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濟濟辟王。盛德著于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圭。圭曰璋。辟王當奉祭之時。執

左右各奉璋。贊。奉璋。戔戔。髦士攸宜。凡此奉璋者。戔

文王外紀

晉語胥臣曰。昔者大任娠文王不變。少濇于豕牢。而

得文王。不加病焉。文王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事弗

煩。事王不怒。敬支二號。而惠慈二蔡。刑于太姒。比于

諸弟。其即位也。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號。度于閔天。而

謀于南宮。訛于蔡原。而訪于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

億寧百神。而柔和萬民。是則文王非專教誨之力也。

文王伐崇。至鳳黃墟。鞮係解。因自結。太公望曰。何

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

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紂作桎梏數千，睨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梏之。文王

桎梏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投桎梏而流之于河，民輸梏者以手撒之，弗敢

墜也。跪入之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常擁此愛思

文王猶敬其桎，况其法教乎。

西伯為池沼，見死人之骨，命吏瘞之。吏曰：此無主矣。

西伯曰：寡人固其主矣。以棺衾更葬之。天下聞之曰：

西伯澤及枯骨，况於人乎。

武王紀

武王名發，文王仲子也。文王娶太姒，有賢德，生發。

發娶呂尚女邑姜，又賢，總內政。發即位，太公望為師。

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脩文王緒業。

九年，東觀兵盟津。為文王木主，載以居中軍，自稱

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遂與師渡河，白魚

躍入舟中。魚者鱗介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既渡，

有火自上復於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

王屋，王所居。屋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是時諸侯不

禮記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一再飯。

文王謂武王曰：女何慶矣？武王對曰：慶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為何也？

武王曰：西業故烏，瑞臻赤者，乃周家之正色也。

方有九國
焉君王其
終撫諸文
王曰非也
古者謂年
齡齒亦齡
也我百爾
九十吾與
爾三焉文
王九十七
乃終武王
九十三乃
終

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女
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聞紂亂虐滋甚

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
罪不可以不伐乃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

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十三年春二月戊午師渡孟
津乃作太誓告於衆庶厥明甲子昧爽武王朝至於

商郊牧野乃誓誓詳見周書誓已諸侯使師尚父致師致其

必戰之志紂師皆倒戈以迎武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武

王馳之紂兵潰紂走返入登鹿臺之上衣其珠玉自

燔而死嬖妾妲己皆經自殺武王至紂所親射之二

發而後下車以黃鉞斬紂頭懸太白之旗以玄鉞斬

妲己頭懸小白之旗

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于邢丘楯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

武王心懼召太公而問曰意者紂未可伐乎太公對

曰不然楯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三也天雨三日不休

欲灑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愛其人及屋

上烏惡其有人者憎其骨餘咸劉厥敵靡使有餘武

王曰於戲天下未定也周公趨而進曰不然使各度

其宅而佃其田無獲舊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
曰於戲天下已定矣乃行克紂於牧之野已乃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表商容之廬命南宮适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賑貧民命南宮伯達遷九
鼎於洛水命閎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於軍微
子膠鬲皆委質爲臣殷人咸喜曰王之於人也死猶
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仁賢也亡者猶表其廬况存
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肯復籍乎王乃罷
兵西歸諸侯受命於周尊武王爲天子王始改正朔

以建子月爲歲首水德王色尚青服以冕都於鎬乃

祀於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柴望大告

武城作樂曰大武封諸侯班賜宗彝宗廟樽也作分殷之

器物追思先聖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

祝帝堯之後於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於

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爲首封尚父於營丘曰齊

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於燕封康叔於衛

封紂子武庚祿父於殷以守湯祀使管叔蔡叔霍叔

監殷餘各以次受封而姬姓之國五十有三十四

年庚辰。通道於九夷八蠻。西夷貢獒。犬高四尺。日獒能知人心。可使

捕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戒王。曰：旅獒十九年。

十有二月王崩。年九十三。子誦踐位。葬王於京兆。長

安東社中。

大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言人有明明之德。則天有赫赫之命。天難忱斯。

不易惟王。天命視德以去留。不可恃以為信。君位以德為存亡。不可恃以為易。天位殷

適。使不挾四方。彼紂居天位。復為殷嫡。而傳世及之。統乃不能挾四方而有之。肇仲

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我周之業。基于文王其生果何

所自哉。彼摯國之仲女。任其姓者。自彼殷商之侯國來嫁于周。以作配乎。王季為京室之嬪。乃及

王季惟德之行。惟此大任及我王。大任有身。生此文

王。故貞元所會和氣。所鍾大任于焉。有身乃生此文王焉。維此文王。小心翼翼。

惟此文王。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此心光明。真可對越

而多福。自此厥德不回。以受方國。繇是至誠。感動萬

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我國之王業。武王成之。而武王

實在於下。以我周世德之盛。足以膺曆數之傳。而假哉之命。既集于周矣。文王初載。天作

之合。然欲生聖嗣。以承是命。則聖配當先定也。故天子文王初生之年。而默定其配也。在洽

之陽。在渭之涘。在洽水之南。渭水之側。風氣攸萃之處焉。文王加止。大邦

有子。當文王將婚之時。而大邦有子。以備君子之好逖也。大邦有子。俶天之妹。

然大邦有子幽閑貞靜與天合德辟則天之妹也文定厥祥。文王于是卜云其吉而以納聘

之禮定規迎于渭造舟為梁。既而親迎于渭造舟為橋以通往來不顯其祥

其光夫以聖人而得聖配豈不顯然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于周之京夫聖配既得不繇是而生聖子耶彼有命自天既命文王于周之京以開

王業續女維莘。長子維行。而克續太任之女事者維此莘國以其長女太姒來

嫁于篤生武王。天又為之篤厚我周使生直我。聰明之武王而以聖繼聖保祐命

爾燮伐大商于是保其身佑其行命之為殷商之旅。君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

其會如林武王伐商之事何如殷商之旅會集如林矢于牧野。予維侯興

而皆陳于牧野之地惟我之上帝臨汝。無貳爾心。且師同心同德為有興之勢

眾贊武王而決之曰上帝之命實去商而臨女女無貳爾心而有疑于眾寡之不敵焉牧野洋

洋。檀車煌煌。駟駟彭彭以伐商之事言之牧野之地洋洋廣大檀車則煌煌而鮮

明駟駟則彭彭而強盛士師之氣勢無不以一而當百者也維師尚文。時維鷹揚

涼彼武王維時官太師而號尚父者乃太公望也實司上將之權而奮鷹揚之勇于佐助我

武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會戰之日而穢濁盡除天下清明一代之王業于是乎成

周於皇武王無競惟烈周公象武王之功大哉武王功烈之盛天下孰得而競之

允文文王克開厥后然果孰開之耶蓋繇信有文德之文王擴二分有二之基以開

后之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故我武王嗣而受之勝殷以除

真珠舟

暴止殺以安民故天下大定而成此功也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

此亦頌武王之詩武王始有鑠盛之師非不可成功也顧天命

人心之未盡絕商其時則尚晦也乃退自循養與時俱晦恪守乎臣節焉

時純熙矣是用

大介

及紂惡貫盈天人去商而歸周時既純光矣然後一着戎衣而天下大定焉武王順時以建大

業如

我能受之躋躋王之造

故我后人不煩經營寵而受此躋躋然王者之

功

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然則將何所以嗣之哉亦惟武王酌時之事

是師

耳

武王外紀

帝王世紀云商容及殷民觀周軍之入見畢公至殷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急

色故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非也視其為人虎據而鷹揚當敵將衆威怒自信

見利卽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周公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

在除賊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

見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爲海內討

賊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大戴禮

武王踐祚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

約行之行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師尚父陳丹書
王齋三日奉書而入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
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
者凶凡事不强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
世藏之約行之行可以為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王
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及几
鑑盥盤楹杖帶履觴豆戶牖劍弓茅各為銘焉其席

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
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
曰所監不遠視邇所代几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听

听言口戕口言口能也善口也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

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
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母曰胡殘其禍將然母
曰胡害其禍將大母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
乎危於忿寔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脩容
慎戒必恭恭則壽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

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僑。僑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爲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爲服。動之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恐。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

周公傳

史記周公名旦。武王同母兄弟。旦居其四。旦爲子孝。篤

仁。異於群子。文王世任以國事。邑之於周。故詩有周南之風。及武王卽位。旦輔翼武王。武王東征至孟津。公輔行伐紂。至牧野。公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之罪於天。已徧封功臣戚者。封公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公不就封。畱佐武王。繼相成王。攝政。居冢宰。南面負扆。以朝。成王。成王長。公還政。北面就臣。

位躬躬也

音窮敬洛邑成公畱後治洛作洛誥成王既遷殷

頑民公以王命作多士蒞政則作無逸官政未次序

又作周官作立政召公告老而去公畱之作君奭制

禮作樂身致太平退老於豐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

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成王亦讓葬周公于畢從文王

以明子小子不敢臣周公也於是命魯得郊祭文王

書金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國曰公

將不利於孺子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

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為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于國以周公廼告二公曰我之弗

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不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三年之後王始知于後公乃

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

獲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

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

武王之說前年武王有疾周公冊祝王執書以泣曰

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

之親迎公以歸于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

國家禮亦宜也

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周

公居東之時東人喜得見之及將歸作詩留之

邠九罭之魚鱒魴九罭網也我覲之子袞衣繡裳見其人并見其

服鴻飛遵渚公歸無所公之歸也豈無所乎於女信處再宿日信言在

東不鴻飛遵陸公歸不復雷相王室不復來也於女信宿是

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幸其來而悲其

去遜庸諱言被謗詩人狼跋其胡頤下載鼈其尾首尾不自如也公孫碩膚同遜讓

美不赤舄几几安重有常度狼鼈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

膚德音不遐令聞不損善處流言之變

荀子周公謂伯禽之傳曰吾語汝我文王之子武王之

弟今王之叔父吾於天下亦不賤矣吾所執贄而見

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禮貌相接百有餘

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欲其盡言於是吾僅得三

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

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

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戒之哉汝毋以魯國驕人

遜庸諱言被謗詩人
之婉
一日狼喻
管蔡

問焉、父曰、即爾能矣、遂以妻之、徵在禱于尼丘之山、

生孔子於魯平昌陬邑、而首上圻頂、圻頂言頂上竅也故孔子質如

反因名曰丘、字仲尼、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于闕里

其文曰、水精之子、繼衰周而為素王、顏氏異之、以繡

紱繫麟之角、信宿而去、懷孕十一月生、誕生之夕、有

二龍繞室、五老降庭、五老者五星之精也、顏氏之房、

聞鈞天之樂、空中有聲云、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

之音、孔子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反手注面、月角日

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

脊、虎掌、胼脇、修肱、參膺、圻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阜

頰、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僂耳後、面

如蒙、俱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一十二采、目六十四

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

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

定世符、○孔子生三歲、父叔梁紇卒、葬于魯東防山、

六歲為兒嬉、嘗陳俎豆、設禮容、十七歲魯大夫孟釐

子、誠其嗣、懿子曰、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

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其弟南宮敬叔、往學禮

鑿音僖

昇音堅焉。○十九歲娶宋開官氏。二十歲仕于魯爲委吏料
量平。二十一歲爲乘田。養畜蕃息。是歲子鯉生。二十
二歲始教于闕里。顏回之徒始受學焉。二十四歲母
顏氏卒。孔子少孤。不知父墓。及母卒。殯之。五父之衢。
陬人曼父之母誨孔子墓處。然後得合葬于防。二十
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
二十七歲。邾子來朝。夫子見而問官。二十八歲見邾
子而學禮。二十九歲聞師相善琴。往學焉。三十歲齊
景公適魯。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僻。其霸何也。

孔子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僻。其政中。其舉也果。
其謀也和。身舉五穀。爵之大夫。起纍紼之中。與語三
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悅。
三十一歲。齊景公遣使來聘。遂適齊。三十二歲。景公
欲以廩丘之邑爲養。辭不受。謂弟子曰。吾聞之。君子
當以功受賞。今吾言而君未行。乃先賜邑。其不知丘
亦甚矣。三十四歲。謂南宮敬叔曰。吾聞周有老聃。博
古知今。通禮樂之原。明道德之歸。則吾師也。今將往
矣。敬叔言于魯君。賜之車馬侍御。與敬叔俱適周。見

想爾時孔
子猶有聖
人之色耶
何聃戒之
深也

老聃而問禮焉。老聃曰：子所言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蓽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皆無益于子之身。吾之所告子者，若此而已。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至于龍吾不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又訪樂于萇弘，弘私謂劉文公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六寸。湯之形體

也。言必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彊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乎？孔子觀乎明堂，覩四門墉，有堯舜桀紂之象。又有周公抱成王負展，朝諸侯之圖。謂從者曰：夫明鏡所以察形，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迹于其所以安存，而忽怠其所以危亡，是猶却走而欲求及前人也。豈不惑哉！又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夫子自周返于魯，而道益尊。弟子彌衆，遠方來受業者，蓋三千焉。三千五歲，昭公出奔，孔子適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周使

適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孔子曰：必釐王之廟。俄頃果報釐王廟災。三十七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齊人稱之。景公問政于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問政，對曰：政在節財。景公悅。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止之。孔子遂行，返于魯。四十二歲在魯。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問仲尼云：得狗。仲尼云：以丘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夔罔蝮，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羶羊。四十四歲在魯。時季氏強僭，陽虎專政。夫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四十六

歲在魯，觀于魯桓公之廟，見欹器。四十七歲魯定公以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途，路無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爲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丘陵爲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對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于是定公以爲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五十歲公山弗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欲。往，子路不悅，然亦卒不行。五十一歲爲魯大司寇，攝

視誅四凶
尤奇

大青
歸精四

五者力足以亂天下
奸雄若除天下無事矣

鞞音甲

朝政七日而誅大夫少正卯于兩觀之下子貢進曰

夫正卯魯之聞人也今夫子為政而始誅之或者為

失乎夫子曰天下有大惡五而竊盜不與焉心逆而

險行僻而堅言偽而辨記醜而博順非而澤五者有

一于人則不免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此乃人

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初孔子為魯司寇時國人謗

之曰麇裘而鞞麇鹿子也鞞刀鞘也麇裘指子所服鞞指子所佩投之無戾

投棄也鞞之麇裘投之無郵魯有販戾過也既而政化盛行羊者沈

猶氏嘗朝飲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偽以儲價及是時沈猶氏不

敢飲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鬻牛羊者

不儲價賣羊羔者不加飾耕者讓畔行者遜路男尚

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衮衣章甫實獲我所章

甫衮衣惠我無私五十二歲齊大夫黎鉏言于景公

曰魯用孔子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

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

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

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

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皆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禮

大聖作畧樽俎折衝此之謂也

真朱沿

卷之一

三七

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旌旄羽旆，矛戟劔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于此？請命有司。景公心忤，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進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景公告羣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魯君。為之奈何？有司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質。乃返所侵。

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五十四歲，孔子言于

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六丈曰堵，三堵曰雉。今

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為季氏宰，墮三都。五十五

歲，孔子相魯，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

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盍致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齊遂致女樂，魯受之。

三日不聽政，郊不致膳，俎于大夫，不稅冕而行。作猗

蘭之操，適衛主于子路，妻兄顏濁鄒家。五十六歲在

衛，衛靈公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讚孔子於靈公。靈公

操云習書
谷風以陰
以兩之子
于歸遠送
于野何彼
蒼天不得

其所道遙九州無有定處世人暗蔽不知賢者年紀逝邁一身將老

使公孫余假一出入

謂以兵仗出入以脅夫子也

孔子恐獲罪

焉居十月去衛將適陳過匡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

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

謂昔與陽貨入匡所被攻缺破之處也

匡人聞

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

子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乃使從者

為甯武子臣于衛然後得去去即過蒲月餘反乎衛

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

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

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

璆音虬

入門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玉聲璆然子

路不悅有矢天厭之語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

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為次乘招搖市過之

招搖翔翔

也孔子醜之

有未見好德如好色之嘆

去衛適曹是歲魯定公卒

又去曹適宋

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三年過宋

與弟子習

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

子曰可以速矣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遂

適鄭與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郭東門鄭人或謂子貢

曰東門有人其顙侶堯項類臯陶肩類子產自甯以

下不及禹三寸。纍纍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實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五十九歲，自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叛。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為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夫子，遇難于匡，今又遇難于此，命也夫！吾與夫子再罹難，寧鬪而死，鬪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衛，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衛。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衛靈公聞孔子來，喜，郊迎，問曰：「蒲可

伐乎？」對曰：「可。」靈公曰：「吾大夫以爲不可，今蒲衛之所

以待晉楚也。

蒲在衛西，故韓衛及楚從西向東伐，先在蒲後及衛。

以衛伐之，無

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

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

伐其與公叔同叛者。

靈公曰：「善，乃

不伐蒲。五十九歲在衛，靈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

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孔子行，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

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悅，已而竟不行。

將西見趙簡子，至于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

操云周道
衰微禮樂
凌遲文武
既墜吾將
焉帥周游
天下靡邦

可依鳳鳥
不識珍寶
梟鴟眷焉
府之慘焉
心悲升車
命駕將適
晉都黃河
洋洋悠悠
之魚臨津
不濟還軼
息鄒傷予
道窮哀彼
無辜鞠鞠
于術復我
舊廬從吾
所好其樂
只宜

河而嘆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
趨而進曰敢聞何謂也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
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
其已得志殺之吾聞之剗胎殺夭則麒麟不至其郊
竭澤涸漁則蛟龍不處其淵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
其邑何也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于不義也尚
知避之而况乎丘哉乃還息乎陬鄉作陬操以哀之
陬操琴曲名也反乎衛王蘧伯玉家他日靈公問陳孔子對
以未學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復如陳六十歲在陳夏桓釐廟災南宮敬
叔採火孔子在陳聞之曰災必于桓釐廟乎已而果
然秋季桓子病謂其嗣康子曰我即死若必相魯相
魯必召仲尼康子立欲召仲尼公之魚曰昔我先君
用之不終終為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終是再為諸
侯笑康子曰則誰召而可曰必召再求于是使使召
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
之也是日孔子有歸與歸與之嘆六十一歲自陳如
蔡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

附邇既而反乎蔡而有問津之語六十三歲吳伐陳楚搃陳軍于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用于楚則陳蔡危矣乃發徒役圍于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絃歌不衰于是笈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來迎然後得免時楚昭王渡江有一物觸王舟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萍水也。其甘如蜜使曰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適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割而食之甘如蜜得無是乎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封封于周號爲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于是孔子自楚反乎衛六

十四歲在衛。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于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六十六歲。夫人开官氏卒。六十七歲。伯魚母死。期年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門人曰。鯉也。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六十八歲在衛。冉有爲季氏將帥。與齊戰于郎。克之。在哀公十一年季康子曰。子之于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于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無憾。

求之。至于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毋以小人間之。斯可矣。季康子遂使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乃歸魯。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剡窳其阪。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四顧。題彼泰山。鬱確其高。梁甫四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滋蔓延。惟以永歎。涕泪潺湲。然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乃序書。傳禮。刪詩。正樂。晚而喜易。讀易章編三絕。修春秋。製孝經。以詩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

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六十九歲子伯魚卒、七十歲在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命以席、問政、孔子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富歛、則民富、崇禮教、遠罪疾、則民壽、公曰、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不能至也、對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有子富而父母貧者、公曰、善、于是廢山澤之禁、弛關市之稅、以惠百姓、七十一歲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車子微者也以爲不祥、棄之、使人告

孔子曰、有麇而角者何也、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

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

求麟兮麟兮我心憂、歌畢、反袂拭面、涕淚沾襟、因史

記作春秋、麟王者之瑞也、今出非其時、聖人所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

終也、莊閔傳文宣成襄昭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舉十二公行事、隱桓

定哀此十二公也據魯親周、言夫子修春秋以魯爲主、故曰據魯、周雖

微而親周、王者以見天下之有宗主也繩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之法

其文約、其旨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

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

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七十二歲在魯七十三歲夫子病子貢請見夫子方負手曳杖逍遙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也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于東階

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則與賓主夾之也

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猶在阼猶賓之者孝子不忍死其親

殯之于此示猶在阼階以為主猶在西階以為賓也在兩楹間則是主與賓夾之故言與而不言猶也

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夫

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蓋寢七日

而沒魯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

孔子卒葬于魯城北泗上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善也

不憖遺一老憖且也一老謂孔子也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煢煢

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母自律弟子皆服心喪三年

子貢曰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公其不沒

于魯乎
勉讀應

喪畢相訣而去則哭皆各盡哀或復畱惟子貢廬于
塚上凡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往從塚而家者百
有餘室因命曰孔里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其塚
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于塚上

孔子外傳

家語魯論表裏之書也凡可參互悉
附後考餘有散說取其語猶近經者

雜以旁識彙為外紀未必皆
出遺言亦見似聖者而喜云

家語 孔子閒居曾子侍孔子曰參乎今之君子唯士與

大夫之言聞也至於君子之言者希於乎吾以王言
之其不出戶牖而化天下曾子下席而對曰敢問何
謂王者言孔子曰昔者明王內修七教外行三至七
教修然後可以守三至行然後可以征明王之道其
守也則必折衝乎千里之外其征也則必還師衽席
之上言安而無憂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七教孔子曰上敬老

則下益孝。上尊齒則下益弟。上樂施則下益寬。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耻爭。上廉讓則下耻節。此之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則本正矣。然後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樸。男慤而女貞。六者教之致也。布諸天下四方而不窳。薄納也諸尋常之室而不塞。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則民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夫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斯不遠之則也。周制三百步為里。千步為井。三井而埒。封道日埒埒三而矩。五十里而都。封百里而

有國。乃為穡積資聚焉。恤行者有無。是以蠻夷諸夏

莫不來賓。故曰無市而民不乏。無刑而民不亂。田獵

擊弋。非以盈宮室。為祭與養也徵歛百姓。非以盈府庫也。

備人倫養君子慘怛以補不足。禮節以損有餘。多信而寡貌。

其禮可守。其言可復。其跡可履。如饑而食。如渴而飲。

民之信之。如寒暑之必驗。故視遠若邇。非道邇也。見

明德也。是故兵革不動而威。用利不施而親。此之謂

明王之守。折衝千里之外者也。曾子曰。敢問何謂三

至。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士

悅。至樂無聲。而天下民和。古者明王必盡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實。然後因天下之爵以尊之。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如此則天下之名譽興焉。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此三者咸通。然後可以征。夫明王之所征。必道之所廢者也。是故誅其君而改其政。弔其民而不奪其財。故明王之政。猶時雨之降。行施彌博。得親彌衆。此之謂還師。衽席之上。

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欲論魯國之士。與之爲治。敢問如何取之。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爲非者。不亦鮮乎。曰。然則章甫絢履。紳帶。搢笏者。賢人也。

章甫冠名。絢履頭之飾。紳大帶。搢插也。笏所執以書。

思對命者。孔子曰。不必然也。丘之所言。非此之謂也。夫端衣玄裳。冕而乘軒者。則志不在於食。君君辛。斲衰菅非。非菅喪草履名。夏曰扉。周曰履。杖而歛粥者。則志不

在酒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謂

此類也。言服其服則制其心也。公曰。善哉。盡此而已乎。孔子曰。

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治道畢矣。公曰。寡人生于深宮之內。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未嘗知憂。未嘗知勞。未嘗知懼。未嘗知危。恐不足以行五儀之教。若何。孔子對曰。君子入廟如右。君入太廟。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俯察几筵。其器皆存。而不覩其人。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夙興。正其衣冠。平旦視朝。慮其危難。一物失理。亂亾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于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

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于四門。出國四門之外。周

章遠望。亾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可

知矣。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

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君能明此五者。又留

意于五儀之事。則政治何有失矣。

孔子北遊于農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

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

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

鼓之音。上震于天。旌旗繽紛。下蟠于地。由當一隊而

真... 卷之... 四

敵之必也。攘地千里。舉旗執馘。唯由能之。使二子者。

從我焉。夫子曰。勇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

于澠澆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挺刃交兵。賜著綳。

衣白冠。兵凶事故尚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二國之

患。惟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辯哉。顏回退。

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豈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

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

言爾志也。對曰。回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

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

道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爲

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思。千載無戰鬥

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施其辨矣。夫子凜

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

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

孔子曰。季孫之賜我粟千鍾。而交益親。季平子用孔

司空千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孔子欲

鍾祿也而面觀周敬叔言于魯君。給孔子車馬。問禮于老子故。

道雖貴。必有時而後重。有勢而後行。微夫二子之貺。

則丘之道。殆將廢矣。

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正其本而萬物皆正也。文王以王季

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

太顛閎夭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

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

成矣。春秋致其時。致推極也。春秋以二始舉四時也。而萬物皆及。王

者致其道。而萬民皆治。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

其誠至矣。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曰。之為

人也。甚恡於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

能久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將無知乎。子曰。吾欲

言。死之有知。將恐孝子順孫。妨生以送死。吾欲言死

之無知。將恐不孝之子。棄其親。不葬。賜欲知死。者有

知。與無知。非今之急。後自知之。

魯國之法。有贖臣妾于諸侯者。皆取金於府。子貢贖

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夫聖人

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以施於百姓。非

得此法人
皆可交聖

賢凡事求
之於已

中庸之道
在近人情

獨適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人受金則爲不廉。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傾欹易覆之器夫子問於

守廟者曰：此謂何器？對曰：此蓋爲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可

置於座右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爲至誠，故常置於座側。顧謂弟子曰：試注

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嗚呼，

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進曰：敢問持滿有道乎？

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

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謙，勇

力振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讓，此所謂損之又

損之道也。

孔子嘗自筮其卦，得賁焉，愀然有不平之狀。子張進

曰：師聞卜者得賁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

孔子對曰：以其離也。在周易山下有火謂賁。離下艮上爲賁

非正色之卦也。夫質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賁，非吾兆

也。以其飾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珣，何也？質有餘不受

飾，故也。

真珠解 卷之一 五十一

乘車戴笠
之意

聖人觀人
于小見大

楚恭王出遊，亡烏皞之弓。良弓名左右請求之，王曰：已之。合楚王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

孔子曰：去其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無素交之意吾鄙之。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暮而亡，夫子何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于其親，將祭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若此而不亡，未之有也。

哀公問曰：紳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對曰：君胡然焉？衰蔭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衮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也。介冑執戈者，無退懦之氣，非體純猛，服使然也。且臣聞之：好肆不守折，而長者不為市。言市弗能為廉也

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竊察也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竊察也

孔子謂子路曰：見長者而不盡其辭，雖有風雨，吾不與無益，君子所以知也。竊察也

能入其門矣。故君子以其所能敬人，小人反是。魯人有獨處室者，隣之嫠婦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嫠婦之室壞，趨而托焉。魯人閉戶而不內，嫠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爾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栲下惠然？嫠不建門之女。以體覆之日，嫠不建門名魯人曰：栲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栲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善哉！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可謂智乎？

孔子曰：小辨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于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雌雄之有別，鹿鳴興于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

孔子觀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參緘其口。三重封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

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所悔之事不可復行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

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罔罔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

將尋斧柯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盜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衆人之不可先也。故後之。溫恭慎德使人慕之。執雌持下人莫踰之。人皆取彼我獨守此人皆惑之。我獨不徙。內藏我智不示人技。我雖尊高人弗我害。誰能如此。江海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天道無親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識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患哉。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曰譎諫。

譎者詭寄其辭納約

自牖之義也

二曰鷲諫。

鷲諫無文飾也

三曰降諫。

卑降其體所以諫也

四曰

直諫。

以直道而諫也

五曰諷諫。

借他事引援而諫

唯度主以行之。吾

從其諷諫乎。

諷諫則可遠罪避害者也

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下至於殿前舒翅而跳。

齊侯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

水祥也。

商羊鳥名。主有水災。

昔童兒有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

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

趨治溝渠。修隄防。將有大水爲災。頃之大霖雨水溢。

先知之福

泛諸國傷害人民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

孔子在齊舍于外館景公造焉賓主之辭既接而左右白曰周使適至言先王廟災景公復問災何王之廟也孔子曰此必釐王之廟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天其命不忒天之以善必報其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華麗之飾宮室崇峻輿馬奢侈而弗可振故天殃所宜加其廟焉以是占之為然公曰天何不殃其身而加罰其廟也孔

子曰蓋以文武故也若殃其身則文武之嗣無乃殄乎故當殃其廟以彰其過俄頃左右報曰所災者釐王之廟也景公驚起再拜曰善哉聖人之智過人遠矣

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嘆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夫自損者必自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已乎子曰

非句道益之謂也

所以自損者求益其道也

道彌益而身彌損

德愈

盛而心愈下也

夫學者損其自多以虛受人故能成其滿博

哉。天道成而必變。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有也。故曰。自賢者。天下之善言。不得聞于耳矣。昔堯居天下之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是以千載而益盛。迄今而愈彰。夏桀昆吾。自滿而無極。亢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是以千載而惡著。是非損益之徵與。子夏曰。商請志之。而終身奉行焉。

孔子遊于泰山。見榮聲期。

或曰榮益期也。

行乎郕之野。鹿裘

素琴瑟。孔子問曰。先王所以為樂者何也。期對曰。吾

妙在看貪
死好愚人
貪昧只是
不服貪死
耳

樂甚多而至者三。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得為人。是一樂也。人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以行年九十五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寬者也。

孔子曰。回有君子之道四焉。強於行義。弱於受諫。怵於待祿。怵怵惕也。待宜為得。慎於治身。史鱗有君子之道三焉。

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已而曲於人。

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

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悅不若已者處。夫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孔子曰：巧而好度必攻，攻攻致也勇而好問必勝，智而好

謀必成。愚者反之，是以非其人告之弗聽，非其地樹

之弗生，得其人如聚砂而雨之，言易入也非其人如會聲

而鼓之。夫處重擅龐，龐充實也一作擅寵專事妬賢，愚者之情

也。位高則危，任重則崩，可立而待也。

吳伐越，墮會稽，獲巨骨一節，專車焉。吳子使來聘於

魯，且問之孔子。命使者曰：無以吾命也。賓既將事，乃

發幣于大夫及孔子。孔子爵之，既徹俎而燕，客執骨

而問曰：敢問骨何如為大？孔子曰：丘聞昔禹致群臣

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專車焉。

此為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神？言何以為所守之神孔子曰：山川

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為公侯，

山川之祀為諸侯，皆屬於王。客曰：防風氏何守？孔子

曰：汪芒氏之君，守封嵎者也。汪芒國名封嵎山名為漆姓，在虞

夏為防風氏，商為汪芒氏，於周為長翟氏，今日大人

客曰人長之極幾何。孔子曰：「焦僂氏長三尺，短之至也。長者不過十類之極也。」

孔子在陳，陳惠公賓之上館，時有隼鳥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惠公使人持隼，

如孔子館而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肅慎氏北夷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

其方賄來貢，而無忘職業。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物也，以示後

人，使永鑒焉。故銘其楛箭羽曰：肅慎氏貢楛矢以分之問。

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大姬武王女，胡公舜之後。古者分同姓以珍玉，所以展親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

忘服也。服天子之事也。故分陳以肅慎氏貢焉。君若使有司求諸故府，其可得也。公使人求得之，金牘如之。如孔子言。

鄰子朝魯，魯人問曰：「魯人叔孫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少昊姓已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官，故為雲師而雲名。」春官。

青雲氏夏官，緡雲氏秋官，白雲氏黑官，黑雲氏中官，黃雲氏鶉火秋官，為西火冬官，為白火中官，為中火。其工以水，太昊以龍，其義一

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紀之於鳥。

故為鳥師而鳥名。

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起，丹鳥氏司閉。

已上四鳥氏皆歷正之屬官，祝鳩氏司徒，睢鳩氏司馬，鵙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鵲鳩氏司事，上五鳩氏鳩民者也。鳩，聚也。言聚民而治之也。五雉氏為五工正，鷩雉埴埴之工也，鷩雉攻木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翬雉設色之工也，鵠雉攻皮之工也。五雉者，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也。九扈氏為九農正，春扈鵠鵠，趣民耕者也；夏扈竊玄，趣民芸者也；秋扈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扈竊黃，趣民蓋藏者也；棘扈竊丹，為巢驅鳥者也；桑扈竊脂，為蠶驅雀者也；竊淺也。以鳥之色言，行扈喑喑，為民晝驅鳥者也；宵扈嘖嘖，為民夜驅獸者也；老扈鷩鷩，趣民收麥者也；喑鷩，以鳥之聲言，扈正也。九扈者，正民使無滛放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則不能故也。

其不能紀遠以德不能致遠瑞故也。

孔子聞之，遂見邾子

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

信。

疾時之廢學也。邾子東夷人。

孔子謂宰予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在耳。故政

事莫如應之。

聽字疑闕，誤大抵使聞而改之之意。

一曰政惡諱也。

子貢問于孔子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

道，敢問之。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

掘之深則出。

泉汨渥樹，其壤則百穀滋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

則出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無其意，恢其志而無不

容爲人下者以此也。言當如地道也

宰我問于孔子曰、昔者吾聞諸榮伊曰、黃帝三百年、請問黃帝者廼人也、抑非人也、何以能至三百年乎、孔子曰、吾聞黃帝少昊之子、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聰明、作爲黼黻、命風後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生死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厚及於鳥獸昆蟲、考日月星辰、勞耳目、勤心力、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民賴其財、百年而死、民畏其神、百年而亡、民用其教、百年而移、故

曰黃帝三百年。

孔子曰、禮之所以象五行也、其義四制也。四制謂下之恩義節

權故喪禮有舉焉、有恩、有義、有節、有權、其恩厚者其

服重、故爲父母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門內之治、恩

掩義。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門外之治、義掩恩。服君之喪不敢私服資於

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也、故爲君亦

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

也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喪不過三年、齊衰不補、墳

墓不修、除服之日、鼓素琴。不漆飾也示民有終也、凡此以

節制者也。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國無

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故父在為母。齊衰。菽者見

無二尊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此天

子諸侯禮也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此卿大夫身自執事

行者。面垢而已。此以權制者也。親始死。三日不怠。三

月不懈。菽。悲號。三年憂。哀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

也。

子貢觀於蜡。蜡。索也。歲十有二月。孔子曰。賜也樂乎。

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言醉亂也。賜未知其為樂也。孔子

曰。百日之勞。一日之樂。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

不弛。解也。周禮作施。文武弗能。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一張一

弛。文武之道也。

子夏侍坐于孔子。曰。敢問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

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孔子曰。夫民之父母。必達于

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

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子夏曰。敢問何謂五

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

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

哀樂相生。志氣塞乎天地。行之充于四海。此之謂五

至矣。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

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敢問三無。何詩

近之。孔子曰。夙夜基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周頌昊天有成命之

辭言文武夙夜恭勤以肇基天命務行寬威儀逮逮。

靜之政而民以安寧則謂之無聲之樂也逮詩。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邶風栢舟之辭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邶風栢舟之辭也言救人

其義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

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

聲之樂。所願必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

及萬邦。既然而又奉之以三無私。而勞天下。此之謂

五起。子夏曰。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日月無私照。天有四時。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

神氣。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

如神。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

詩曰。維嶽降神。生申及甫。維申及甫。為周之翰。此文

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

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子夏蹶然而退。負牆而立曰。

自是丈夫
語知此可
以論管仲

弟子敢不志之

子路問于孔子曰。由聞丈夫居世。富貴不能有益於物。處貧賤之中。而不能屈節。以求伸。則不足以論乎人之域矣。孔子曰。君子之行。已期于必達。於已可以

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故屈節者。可以有待。求伸者所

以及時。是以雖受屈而不毀其節。志大而不犯於義。

衛孫桓子良夫侵齊。遇敗焉。與齊師會為齊所敗齊人乘之。執

新築。地名大夫仲叔于奚。以其眾救桓子。桓子乃免。衛

人以邑賞仲叔于奚。于奚辭。請曲懸之樂。禮天子宮懸四周諸

侯軒懸闕一面。故謂之一曲也。繁纓以朝。繁馬飾大帶也。纓當馬膺以索。裙銜以黃金為飾。膺

馬胸銜馬口勒也。許之。書在三官。司徒書名。司馬書服。司空書勳也。子路仕

衛。見其故。以訪孔子。孔子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

器與名。不可以假人。禮樂以器尊卑以名。君之所司。名以出。信

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

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不可止也。

樊遲問於孔子曰。鮑牽事齊君。執政不撓。可謂忠矣。

而君別之。其為至闇乎。孔子曰。古之士者。國有道則

盡忠以輔之。國無道則退身以避之。今鮑莊子食於
淫亂之朝。不量主之明暗。以受大刑。是智之不如蔡
也。蔡猶能衛其足。蔡傾葉隨日轉故曰能衛足

孔子之母既喪。將合葬焉。曰古者不祔葬。為不忍先
死者之復見也。詩云。死則同穴。自周公以來祔葬矣。
故衛人之祔也。離之。有以間焉。魯人之祔也。合之。美
夫。吾從魯。遂合葬于防。曰吾聞之。古墓而不墳。今丘
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堂形四方而高者又見若防者矣。防上平旁殺南北長也又見覆夏

屋者矣。

夏屋旁廣而卑也

又見若斧形者矣。吾從斧者焉。

從其

儉也

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虞門人後。雨甚。至墓

崩。修之而歸。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對曰防墓崩。孔

子不應。三云孔子泫然而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古人凡事盡善不待脩也

莊子孔子西藏書于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

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

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于是緡十二經以說老

聃。中其說曰。太謾。願因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

曰請問仁義人之性耶。孔子曰：然。君子不仁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爲矣。老聃曰：請問何爲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者，仁義之情也。老聃曰：噫，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說苑子夏問仲尼曰：顏淵之爲人也何若。曰：回之信賢于丘也。曰：子貢之爲人也何若。曰：賜之敏賢于丘也。

曰：子路之爲人也何若。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爲人也何若。曰：師之莊，賢于丘也。于是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者何爲事夫子。曰：吾語汝。回能信而不能反，賜能敏而不能屈，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此四子者，丘不爲也。夫所謂至聖之事，必見進退之利，屈伸之用者也。

子孔叢文王有胥附，奔走先後，禦侮謂之四隣。孟懿子

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

奔走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
得由。惡言不至于耳。是非禦侮乎。

尚書
大傳

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

貢曰。夫。櫟。括。之。旁。多。在。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砥。礪。之。
旁。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列御
寇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

秋。冬。夏。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君。子。遠。使。之。而
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
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

粹然
同

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
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

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魯子耘瓜誤斬其根魯嘗怒建

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于魯曾曰

子曰夫櫟括之旁多柱木良鑿之門多疾人砥礪之
 多頑鈍夫士修道以俟天來者不止是以難也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
 以與而贖其白六選至不出入卦矣
 其斗昔之以武而贖其滑輒之以酌而贖其隕難之

可當三省

曾子傳

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性至孝孔子授之業作孝經

家語
 曾子曰入其國也言信於群臣而留可也行忠於
 卿大夫則仕可也澤施於百姓則富可也孔子曰參
 之言此可謂善安身矣

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皙怒建

作健

大杖以擊其背曾

子仆地而不知人有頃乃甦欣然而起進于曾皙曰
 嚮也參得罪於大人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退而
 就房授琴而歌令曾皙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
 而怒告門弟子曰參來勿內曾參自以為無罪使人

聖而不可
知之謂神

請於孔子。子曰：女不聞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
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於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小
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
不失烝烝之孝。今參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
死而陷父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曾參聞之曰：參罪
大矣，遂造孔子而謝過。

公明宣學於曾子，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
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廷，親在叱咤之
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
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
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曾子避
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

說苑曾子衣敝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此

修衣。魯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求於
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之，受人者畏人，
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畏乎？孔子

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大戴禮註
曾子齊聘
以相楚迎
以令尹晉
迎以上鄉
不應其命

檀弓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床下，曾元、曾申坐於

足童子隅坐而執燭童子曰華而腕大夫之簣與子

春日止止童子勿言曾子聞之瞿然曰斯季孫之賜也我

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革急也

不可以變也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

我也不如彼彼謂童子君子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

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

之反席未安而沒

曾子每讀喪禮泣下沾襟曰往而不可返者親子欲

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

曾子附攷

曾參後母遇參無恩供養不衰其妻蒸梨不熟因出

之人曰非七出也參曰蒸梨小物耳而不用命况大

事乎遂出之其子元請再娶曾子曰高宗以後妻殺

孝已孝已事親一夜五起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吾上不及高

宗中不及吉甫庸能免於非乎遂終身不娶

國策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參者而殺人人告

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

若有頃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頃之又一

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母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

韓詩外傳 曾子曰、吾嘗仕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道養親也。親沒之後、吾嘗南遊於越、得尊官、堂高九仞、椽提三尺、轉轂百乘、然猶北向而泣者、非為賤也、悲不見吾親也。

琴操 曾子耕太山下、雨雪不得歸、思父母、作梁山操。水經 曾子居曲阜、鷓鴣不入城郭。註 曾參行孝、枯井湧泉。天中記

宋景文公筆記云 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董仲舒策 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又其言曰、君子愛日、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且就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矣、五十不以善聞、則無聞矣。

荀子 曾子曰、視其庭、可以搏黍、惡能與我歌矣。言思之不專也

子

荀

者傳。苟非其人。道不貴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
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此雖以宗爲舊。然世有
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駕而掾子思。子思
旣免。曰。文王拘於羑里。作周易。尼父屈于陳蔡。作春
秋。吾困於宋。可無作乎。於是述父師之意。作中庸。
夫子間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
忝祖乎。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
吾志。子思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折薪。其
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懈
也。夫子忻然歎曰。然乎。吾無憂也。世不廢業。其克昌
乎。

子思居於衛。緼袍而無表。三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
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曰。吾假人。遂忘之。
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子無之。何
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於溝壑。伋雖貧。
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受。也。

子思謂子尚曰。學所以益才也。礪所以致刃也。吾嘗
幽處而深思。不若學之速。吾嘗跂而望。不若登高之

博見。故順風而呼聲不加疾。而聞者衆。登高而招人。不加長。而見者遠。故魚乘於水。鳥乘於風。草木乘於時。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子思反於魯。謂子尚曰。有可以爲公侯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其惟志乎成。其志者。惟無欲乎。夫錦纈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子思曰。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魯人有公儀潛者。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爲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三分魯國而與之一。子思對曰。如公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饑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飲水。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高官厚祿。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臣又安得爲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乎。而不可許也。昔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爲善。不欲人譽已。信乎。

遊情之語

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修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知而不可不避者也。若夫鷄鳴為善。孜孜以至於夜半。而曰不欲人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斯人者。非虛則愚也。

子思附攷

檀弓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

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喪之何也。子

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言可隨時制宜道隆則從而

隆。道污則從而污。汲則安能為。伋也。妻者是為白也。

母不為伋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喪出

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名白子思之子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

學必由聖。所以制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

故夫子之教。必始于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
又何請。

子思言苟變於衛侯。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爲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

魯君問子思曰。寡人之政何如。對曰無非。曰寡人不
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肯容媚。則君親
之。中正弼非。則君踈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
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踈者乎。
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
謂無非也。君曰然乎。

孟子曰、夫天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一、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二、得志與民偃息、不得志、窮於天下。

三、自強不息、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四、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五、古之君子、處則講學、行則誦詠、志於道、學於友、克己復禮、樂以忘憂、無怨天尤人。

六、士有畫地不遷、誓死不移、見獄則則頭搶地視徒則心息肩息、樂施、愛人、樂善、樂施、樂善、樂施。

七、士有畫地不遷、誓死不移、見獄則則頭搶地視徒則心息肩息、樂施、愛人、樂善、樂施、樂善、樂施。

孟子傳

名軻字子輿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其母歸葬于魯世居于鄒為鄒人

孟子父激公宜娶仇音氏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太

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墜而寤時閭巷

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三歲喪父母有

賢德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

間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

宮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

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方績問曰學何所至

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

習移賢者不免故君子慎所游

警惕之語
後生當三
復之

廢學。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于厮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旦夕勤學不息。

孟子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郟。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為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子曰。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孟子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盛一皆髦士之宜于禮也。孰非親炙于辟王之德者乎？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

自

師之時，淠然而行之，涇舟則舟中之人無不楫之。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况盛德之

周王從事于征伐，則六師之衆皆追而及之，孰非競勸于辟王之德者乎？

倬彼雲漢，為章

于天。文王亦何以得此于人哉？彼倬然大明之漢，則能為文章于天。

周王壽考，遐不

作人。周王以盛德而享壽考，何不振作斯人乎？作人，即髦士六師之人。

追琢其章，金

玉其相。追琢，則人工之巧；金玉，則天成之質。

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况勉勉我

王以盛德而運悠久之治化，其綱紀四方也不已至乎？

